

话说蓆桥

□井然 文/图

明代嘉靖年间进士、著名诗人李文芝在《蓆桥有感》中写道：“龙驾千年远，蓆桥久著名。玉书随世没，荒渚几时平……”先不说400多年前李文芝的情愫何如，单看他诗记中的“龙驾千年远”，便足以说明蓆桥的悠久历史。

蓆桥位于东平县接山镇政府驻地东，横跨于汇河之上。蓆桥得名源自一则传说——相传宋真宗东封泰山时曾行至此处，当时河水暴涨，无法通行，幸得仙人指路，众人铺蓆为桥，车马仪仗才得以顺利通过。



老蓆桥迎水面老龙头石雕。



老蓆桥光滑的桥面石板。

龙驾千年远

蓆桥无论距古须昌城还是古州城都很近，所以历朝历代一直归东平管辖。说起东平的由来，不得不提《尚书·禹贡》中“大野即漭，东原底平”的记述。仔细思考一下，“东平东平东部太平，东平西安东西平安”，就能感觉“东平”这个名字别有来头。

元代之前，统治者大都在河南陕西一带定都，东平位居都城以东。当时沿海资源没有得到开发利用，京杭大运河开通后，马可·波罗眼里的这个“大都市”，更是成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重地。东平北通燕赵、南控江淮，无论是春秋争霸还是魏晋夺权、隋唐驻节，抑或是宋金之战，这里都曾主要的战场。东平县老湖镇烟墩村沿用至今的“烟墩”之名，就出自当时东平的烽火台遗址，所以，“东部太平”便成了人们一直以来对东平的祝愿。

东平向东，便是封禅的目的地——泰山，帝王将相在此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与天公直接对话，迎接美好福祉，铭记荀子“君者，舟也；庶人者，水也；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”的教

海，用仁政得民心、用民心安天下。

据正史记载，封禅泰山的有六位皇帝：秦始皇嬴政、汉武帝刘彻、汉光武帝刘秀、唐高宗李治、唐玄宗李隆基、宋真宗赵恒。六位皇帝封禅的路线不一，过东平蓆桥的，以最后一位皇帝宋真宗赵恒最“久著名”。

赵恒在位后期，任王钦若、丁谓为相，这两人常以天书、符瑞之说蛊惑朝野，于是赵恒也开始忙起了封禅之事。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年）始，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长达十余年的“天书”封祀运动，封禅泰山就成了这场运动的“重头戏”。通过东平一带沿用至今的一些地名，可窥见1000年前这场封祀运动的级别之高、礼制之严。宋真宗东封泰山时，由东平府一路东上泰山，沿途需要有行循礼制的驿站，确定从哪里护驾、驻驾、望驾、接驾、安驾等，这些小驿站，后来又发展成村镇，于是就有了护驾村、驻驾村、望驾村、接驾山、安驾庄等地名。

蓆桥久著名

在山东省境内有一条倒流河，因泰山而成，名为大汶河，大汶河下游最大的支流当属汇河。汇河明清时期又叫坎河、汇泉河，它发源于肥城陶山，入东平境内。万历《兖州府志》记载：“东平州坎河，在州东五十里，即汶水下流也。”汶水旧由宁阳堽城坝流至州东，会坎河诸泉水西入大清河，每年夏秋之际，这里都会水流湍急、河水暴涨。

公元1008年秋，宋真宗在庞大仪卫扈从下东封泰山，当车马随御道行至坎河时，河水漫桥，车马难行，随行官员一筹莫展。突然，河岸边出现了一位鹤发童颜、仙风道骨的老人，他手拄拐杖，行至赵恒跟前，行礼后轻抚白须，娓娓说道：“圣上如过此河，用东平百姓编制的草蓆搭桥即可。”话音刚落，众官员还没

回过神来，老人就消失了。

“草蓆铺桥”之说，自然无法令人信服，但面对汹涌的汇河之水，官员们又无计可施，只能抱着“试试看”的态度，以蓆铺桥，命人试行。第一辆马车顺利通过，然后是第二辆、第三辆……最终，所有车马安然渡河。

这是蓆桥的故事，也是“黑龙护驾”的传说。相传，当日敦赵恒“草蓆铺桥”的老人，是黑龙的化身，它用身体支撑起草蓆，承载了车马，让赵恒顺利通行，以便前往泰山封禅。本来，传说应该到此为止，可偏偏最后一辆马车碾破了草蓆，碾断了黑龙的尾巴，让护驾有功的黑龙，变成了后来人们口口相传的“秃尾巴老李”。据说，老李后来迁至黑龙江，成了那里的主人。蓆桥也顺理成章，成了“秃尾巴老李”的故乡。

玉书永不没

如今，当我们行走在古老的泰西御道，跨过源远流长的汇河，一条横卧水中的“巨龙”，便会跃入眼帘。为了让这一祥瑞之事不被泱泱河水、莽莽尘世所淹没，2008

年，当地刻制了这条巨大的黑龙。多年后，当人们看到这条黑龙时，就能想起祖辈们口口相传的故事，更加珍惜当下人生的灼灼其华。

荒渚耀东平

老蓆桥在蓆桥村中心大街穿村而过右拐50米的老河道上。说到老河道，还得从汇河西岸的歪老婆山说起。

东平县境内的山系有三，依次为：以王陵山为南首，北接卢山、火焰山、水牛山、黄华山、洪顶山、凤山，一直延续到济南市平阴县洪范池镇大寨山、云翠山的王陵山序列；以白佛山为南首，北接杨山口、清泉山、金山、九顶凤凰山，以“十里画廊”著称的白佛山序列；以龙山为南首，北接龟山、歪老婆山、象山、代金山、双山的龙山序列。这歪老婆山，就在第三序列龙山人系最东侧。

歪老婆山古称鸡鸣山，明《兖州府志》记载：“鸡鸣山，在城东三十里。有巨人迹，宛若天成，亦一方之胜也。”此山因处在龙山序列最东侧，海拔较高，所以影响了北来的汇河水道。浩浩汇河水要往东绕行，躲过山脚，方可南下，这就造成了河道的淤积堵塞，让蓆

桥一带积水成洼。这也是蓆桥盛产芦席的主要原因。排水不畅不仅影响了蓆桥一带，中游的接山镇常庄、夏谢、遂城，大羊镇丁坞等大村，也成了著名的“江北水乡”。我的老家在大羊镇丁坞村，那里的文物古迹有“碌碡桥子一百单八空”的说法。爷爷告诉我，他们小时候，村旁都是一片片大水洼，下地种田要么走一百单八空的碌碡桥，要么坐船，村里男男女女都是游泳的“好把式”，于是就有了“能淹死山庄的崂子（蛤蟆），淹不死丁坞的孩子”的谚语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为排除洪涝，满足群众对口粮、土地的需求，相关部门决定炸掉歪老婆山的山脚，取直河道，加固河堤，让汇河之水能够更加顺畅地流进大清河，从而入东平湖以达海。于是，这见证了几千年人类发展的古河道、古桥梁，似一位千岁老人，永远静谧守护在这古老的泰西御道上。



蓆桥静静讲述着历史故事。